# 春秋私考

# 春秋私考卷之六

起戊子莊公元年

盡壬辰莊公五年

會稽季本考義

## 莊公

桓公子名同十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二年謚曰莊母文姜見桓元年上夫人哀姜娶在二十四年薨在僖元年

元年戊子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即位於先君之年也莊公嫡冢何危何疑而汲汲於立不以正始乎盖桓公客死於齊魯人歸咎文姜其大臣如公子結輩必有不欲立其所出者而其餘如命卿單伯輩別為一黨欲輔莊公故率先擁立而不待於逾年也不然則庶長如公子慶父豈無窺伺於其間乎故莊公位雖克定而魯諸臣之不協實在此矣即位例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文姜也孫者退讓不居之名凡諸侯不君而見逐者則曰奔不安而避位者則曰孫内出奔稱孫諱

之使君自去然以存禮也不稱姜氏者魯方絶齊不與爲親也齊人雖非操刃弑桓而桓實由齊以死則魯臣子之讎齊理之正也文姜迹涉可疑爲人所咎亦由處齊日久不能使桓早歸故耳則亦遂與齊絶守義不回庶可自明耳春秋繫之夫人以魯人之義猶未絶乎文姜也乃復往託於齊志讎求助則天理喪矣耻心自此遂亡不亦賤乎故以絶齊示義絶齊所以責文姜之不與絶也

夏單伯逆王姬

單畿內邑鄭漁仲曰成王對蔑於單邑故以爲氏伯

字也蓋周世卿單子之族以天子命而仕魯爲卿故穀梁子曰命大夫故不名也例見二十五年女叔來聘下〇王姬桓王之女嫁於齊襄公者即召南何彼襛矣之詩所稱王姬也〇按公羊傳曰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何休氏釋之曰不自爲主者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敵體者主之似亦有理但主之者必當主於京師行禮之處非可在塗命主也如此則同姓諸侯當即畿

內而用之於義始便魯侯非至正京師安可使哉故
高閌氏曰王姬下嫁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固
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
然後逆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不親迎而
魯之單伯往逆之故不書如京師而直書逆王姬猶
曰魯自逆耳其說是已觀詩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爲言則意亦似謂於魯無預而使單伯代逆者非矣
蓋親迎重事也况王姬乎或諸侯有故不可越疆而
王許人代則亦使其貴卿往逆而王使主嫁者送焉
可也豈有天子之女而可使他國之臣代逆乎蓋單

伯當尹氏用事之時以畿內大夫出仕於魯則必尹氏之黨矣是時桓公不得其死魯之大臣方與齊讎莊公則私於其母親齊無間而單伯逢迎其意乃爲齊求寵於王將假王威以脅魯大臣之不協者也故越禮以逆王姬而下書王姬歸齊以見之先儒不知此義附爲魯主王姬之說陋亦甚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之過魯者多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者事之變也蓋爲齊逆王姬者單伯所主而魯大臣方與齊爲讎不欲王姬之入故因有喪而築館

于外然春秋時費紀已廢特假此以爲辭耳穀梁子
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
也其說是也而所以然之本意則亦未知也故書築
王姬之館于外於單伯逆王姬之下而單伯怙權曾
群臣之不協可見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陳莊公林卒弟杵臼嗣是爲宣公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榮公采邑杜元凱曰鞏縣西有榮錡澗周畿内地
也其後因以爲氏○錫賜也杜元凱以爲追命桓公

褒稱其德是也桓公未嘗入朝受命死而復追錫之
此何禮乎是時尹氏專政桓公存日以利結之使者
之來必獲厚贈而是時單伯仕魯內有力焉故復來
錫命也詳見桓八年家父來聘下錫命例見文元年
毛伯錫命下〇凡稱王必繫於天諸侯尊王命之辭
也獨此與賵葬成風皆不稱天何邪當時以王命為
不足重耳在桓公時宰糾仍叔子家父凡三聘矣及
桓公薨而又來錫命文公時叔服毛伯凡兩加恩矣
及成風薨而榮叔召伯復相繼賵葬恩禮既瀆則使
命曰輕蓋執政者本以責報為心而將命者亦以厚

贈爲望魯人既厭其煩寧復以天命視王命哉據會人輕王命之實而言則本其恒稱但曰王而已矣○胡宏氏曰王使聘桓者三死又追命大惡不討而恩禮加焉誰不勸於爲惡春秋弑君三十六豈無自而然哉

王姬歸于齊

凡王姬過魯國都則書書歸于齊而後見單伯之爲齊逆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按杜元凱郱在東莞郡臨朐縣東南臨朐今青州府

屬縣也鄑在北海郡都昌縣西訾城都昌即今平度州昌邑縣也郚在東莞郡朱虛縣朱虛在今臨朐境郚城則在連界安丘東南也三邑爲紀東南近輔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於別所而取其地三邑既徙紀唇已亡齒安得而不寒哉魯桓既歿而紀遂不支於此見矣○胡康侯曰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强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已屬也趙汸氏曰徙其民取其地曰遷不書其地分背之非一處也○餘見十年宋人遷宿下

二年己丑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者莊公之庶兄也本庶子無孟則次先莊公故字以仲行以其爲桓公子故後世列於三桓仲謚曰共是爲共仲後凡舉謚加字如僖叔成季之類倣此慶父不稱兄而稱公子者已爲卿也然桓公三年始娶至此纔十七年慶父雖生在子同之前當亦未逾弱冠也未逾弱冠而即得爲卿則以兄故而私厚之非公選矣覬覦之端其肇於此歟○國而曰伐於餘丘杜元凱以爲國名孫明復以爲附庸國是也於餘之

爲言瑕也於餘丘疑即瑕丘蓋魯之附庸後實邑之所謂負瑕者也杜元凱於哀七年註負瑕以爲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南平陽今爲鄒縣地鄒即邾也於餘丘南界邾瑕蓋在今兗州府嵫陽縣東南界上慶父以其與邾通也故伐之所以誌慶父之早得兵權而謀動干戈於邦內也公穀以於餘丘爲邾邑則邑未有以伐言者也得無以其地近邾而遂訛傳歟

秋七月齊王姬卒

此齊襄公夫人也外夫人卒不志此其志何齊告喪

而魯往弔也告則何以不日史闕文也不然則齊實未嘗告喪魯自往弔耳王姬由魯主嫁魯欲媚齊故往弔焉婦人無外事人無知死之哀來告非禮也往弔亦非禮也其他妻母外祖母之喪豈無往弔而經皆不書者豈以母非夫人而其國不成喪歟按禮記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服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汪克寬氏曰周禮爲王后齊衰不杖期固未聞主昏王女而爲之服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后崩不見於經則當時諸侯於王后之喪禮畧矣竊意王后之喪尚不書卒則齊衰之服

已皆不行安有爲王姬制服之禮記禮者之言得無
因春秋卒王姬而附會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杜元凱曰禚齊地○文姜往會齊侯必多從侍女蓋
因王姬既卒而以淫慾導襄公也是時群臣方歸咎
而顯然出會如謀國事然亦可謂無忌憚矣○夫人
之孫不稱姜氏魯恥桓公之不得正終欲與齊絕臣
民之公心也今復稱姜氏者莊公暱於毋志迫於齊
威不敢與齊絕見莊公之不立也此皆據實而言耳然
桓公實非見弒魯於夫人豈有絶理乎但自是喪其

恥心則莊公亦宜知愧矣○胡康侯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趙伯循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家鉉翁氏曰當是時莊公以童稚之年挾強齊之援臨制其臣民雖欲防閑其母

其道無繇矣

乙酉宋公馮卒

宋莊公馮卒子捷嗣是爲閔公

三年 庚寅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魯大夫之未爲卿者未爲卿故稱名例見隱八年無駭卒下○孫明復曰溺在齊故溺會伐衛謀納朔也○魯莊公以齊襄之甥故遣溺會伐衛而不念其父如齊不返忘親之罪大矣是時魯大夫多與齊讎而溺獨往會其必單伯之黨歟觀溺不與公子結諸

臣協志譏齊鮮同姓亦必踈族矣穀梁子以為公子溺則當為惠公之子桓公之弟恐未必然耳餘見五年伐衛下

夏四月葬宋公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傳曰緩也按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七年矣當時王室未聞有亂何以若是其緩邪蓋嗣王幼冲尹氏專攝不早以喪主成其君俟其既長然後葬耳嗣王軌謂謂惠王閒也史記載桓王子莊

王立十五年崩子僖王立五年崩子惠王立今以惠王直繼桓王之世果何據乎以春秋不志莊僖二王之崩知之也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事孰有大於天王崩者而可以不志乎故二王之崩不志必皆未立而卒者也特以惠王父祖之故而追稱爲王耳其在頃王亦然蓋凡史傳所記每失本眞或以父爲祖或以攝爲君或以死爲生或以無爲有亦多出於臆說也不信經而信傳則其理有不可解者矣然則桓王之葬爲得非惠王成立時事邪而當時大臣以立幼爲利亦可推矣○劉原父曰王崩記葬者皆爲

我有往者耳其名氏著者卿也不著者微者也陳

傅良氏曰會葬不書其人慢也文公使公子遂葬晉

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

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

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葬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

靈王不葬不臣於周而詘於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

秋不徒志葬也〇餘詳見隱三年天王崩下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季字也公羊傳曰紀季者紀侯之弟也杜元凱曰酅

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按東安平在臨淄縣東一

十里蓋紀之西鄙而接壤於齊者也汪克寬氏以爲東昌之博平縣誤矣○凡人臣盜地以下敵者恒書奔季不書奔董子以爲紀季受命於君蓋以酅事齊請後五廟實非爲臣而私逃也故以字稱齊既遷紀郱鄑郚紀勢孤矣必欲盡得紀地故紀季雖止欲存酅而齊亦難之故曰入也紀侯之意固以其國爲不可守矣然存酅之請豈無興復之微意乎惜其勢衰力弱終不能振耳劉原父曰紀季見齊之必將滅已故請先下齊以退敵兵以安君存國之故折地事讎援存亡繼絶之義使宗廟血食後嗣復見叔姬歸酅

是也可謂明於權矣又曰紀季之以酅入齊非利之
也比欲存國耳試使紀季見宗國之危析地以求利
此與邾庶其莒牟夷何異春秋當絕之矣

冬公次于滑

次止也○杜元凱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按
襄邑即今開封府睢州而滑在其西北即今大名府
滑縣也本衛南鄙地杜元凱以爲鄭地非矣餘見十
六年盟幽下○是次也公穀以爲欲救紀而不能則
紀在魯東北而滑在魯西南相去甚遠以救紀之兵
而次于此是猶北轅而入越也左氏以爲將會鄭伯

謀紀則厲公失國未復方受制於其臣自救且不暇何暇為紀謀邪況魯莊公方幼以甥事舅惟齊是從大異桓公時矣豈復有謀紀之志乎故滑之次非為紀也蓋滑在衛南鄙其必奉齊命以俟諸侯納朔而不至者歟然五年之伐衛已張本於此矣書此見公之輕舉也不言所俟期諸侯者齊也非魯所得知耳

四年辛卯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作饗孔穎達氏曰鄭玄儀禮註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則是飲酒大禮又曰諸侯受賓聘享皆在

太祖廟若饗則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據此則饗是禰廟飲賓之禮與享不同蓋饗歆也享獻也公欵作饗者是矣胡康侯曰享者兩君之禮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高閌氏曰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况用兩君相見之禮乎○

祝丘魯地見桓五年城祝丘下

三月紀伯姬卒

紀伯姬紀侯之夫人即隱元年履緰之所逆者也○自魯桓公薨後莊公不能庇紀而紀亦不復恃魯矣

伯姬之卒當紀垂亡之際無訃喪者故卒不書日內女嫁爲諸侯妻則尊同尊同則得服親服而爲之大功其卒之正也然必恩禮有加焉而後書卒義與卒公子同春秋之初猶存禮意故紀雖亡而伯姬之喪魯猶往弔且與葬焉於紀叔姬亦然僖文之間內女嫁於諸侯猶有書卒者而恩禮漸衰無復往葬矣宣公以後政在權臣凡魯君嫁女皆不得尊或爲妾媵或爲公子大夫妻而贈送之禮日益以薄故往嫁皆若不聞而卒亦不弔春秋遂不録其事矣惟宋共姬卒葬皆書則國人皆以其爲賢而禮獨厚耳不然成

襄以下豈皆無女而不一見邪傳者不得其說遂舉常事不書之一言蓋之而春秋之精義隱矣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簡禮相見曰遇說見隱四年遇清下垂曹地說見隱八年宋衛遇垂下〇此鄭厲公求齊釋輔魯援紀之怨也厲公之入櫟也宋衛陳蔡之怨既釋而齊怒獨深又猶未鮮然尚賴魯桓爲助耳桓公既沒莊公又以甥故從齊則厲公失恃而懼齊甚矣此其所以因陳爲介而即垂求見齊襄歟夫祭仲專制國內厲公邑食無聊欲會諸侯莫能鼓舞故自入櫟之後不預

諸侯之事者七年其爲此遇亦僅能以簡禮相見而已觀此則是時厲公猶未復國也自後不在諸侯者又復十年至莊十四年祭仲已死群孽盡亡厲公乃乘齊桓始霸而大會諸侯于鄄焉如此則嘗復國何以不書厲公久居于櫟非他國也文略而義自見矣餘互見桓十五年鄭伯入櫟下○按高閌氏曰齊恐陳鄭救紀故求結二國懽心先遇于垂使紀失援此說大誤蓋陳鄭去紀甚遠何能救之況鄭厲公居櫟未得復國惴惴焉懼不自保而齊襄亟欲結其懽心邪

紀侯大去其國

杜元凱曰大去者不反之辭汪克寛氏曰大去者如荀偃云大還婦人見絶於夫家爲大歸蓋凡可欲之物盡棄不顧往而不返耳今按紀侯以齊志欲併吞度不可免故齊兵未加即先棄去有季存酅則非滅也故不言滅不因逐出則非奔也故不言奔明紀侯之自去庶幾不至殘民耳然則可乎國君死社稷正也然困於強暴不得免焉而去亦愈於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耳自是無興復之志卒底於亡則失其世守得罪於先祖矣故胡康侯曰

聖人與其不爭而去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酅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張洽氏曰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莊元年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紀侯圖存不獲困強暴之陵迫委宗廟於其弟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強暴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絶之志於言意之表也○紀侯去國不知所往今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有紀城地誌以爲紀侯遺邑且有紀子墓焉豈即紀侯避居之地邪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內女嫁於諸侯葬必稱謚如宋共姬是也伯姬之不謚紀亡故耳紀亡則葬必不能備禮魯何以會之蓋齊侯欲以葬伯姬示仁故告葬期而魯往會也孫明復以爲甚齊侯之詐得之矣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稱人蓋所選之徒而實微者也禚齊地即二年夫人會齊侯之禚○以猗嗟之詩觀之則莊公善於騎射者也故齊襄選其國人以從公狩蓋將使公率以

伐衛而先教之練習耳以國君之重踰境而與他國之人馳射順舅情而失君體不可以爲能自立矣劉原父曰齊人者齊之微者也其言公及之非公之去南面而下與微者狩也此說是已若夫忘親釋怨則豈待今日而後貶乎

五年 壬辰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蓋衍文也若果以師出則必有所止之處不得泛言齊師矣○孫明復曰文姜不安于魯故如齊師王

孫氏曰前此會梂享祝丘皆歷日而返故書月至此歷月而返故止書時

秋郳黎來來朝

郳曹姓出自邾始封君挾之後挾七世孫夷父顏有功於周封其次子友於郳爲附庸國杜元凱曰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郳城欒史曰郳城在承縣按昌慮在今滕縣東南承又在東南今嶧縣界也詳見隱元年邾儀父盟蔑下竊意郳初本邾附庸以其國小近宋爲宋所侵故今朝魯蓋附魯以求庇耳至十五年宋桓公方輔齊桓而齊遂與之爭郳然從宋非郳本心

也所以寧從子爵之列自爲一國而齊桓亦不能拂矣故於僖七年爲請於王進爲小邾子而聽其服魯終春秋之世小邾朝魯不貳非其本心所欲在魯乎書郳黎來來朝與其能進於禮也而周公之澤能使人親附亦可見矣○黎來名也與介葛盧同春秋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董子此說必有所受矣先儒以爲夷狄附庸而書名則郳本邾之支庶地非夷邦不知謂其附於何夷哉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齊襄公欲納朔也齊宋陳蔡皆以微者往而魯莊

公獨親行者蓋公爲齊甥而又善射故襄公特以其事託之也衛朔爲公子洩職所逐齊欲納之正也然其心利於俘獲而已豈眞討洩職以納惠公哉觀明年齊歸衛俘而義自見矣

春秋私考卷之六 終

春秋私考卷之七

起癸巳莊公六年

盡庚子莊公十三年

會稽季本考義

六年 癸巳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突王子之名與王子虎王子瑕同天子之元士也於法不應稱人蓋衍文耳不稱使者無王命也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洩職衛之強臣其逐惠公必陰結京貴以濟其不臣之心故五國伐衛而

突獨稟權臣命私往救之無王失正甚矣先儒不察不稱使之義皆以突救爲善豈不誤哉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凡已絶而復者例當書復衛朔之入不稱復者陳傅良氏以爲未得國也則衛侯鄭之再歸其國已得而不稱復不可通矣劉原父以爲不與復也則衛侯衎之歸義非可與而稱復不可通矣至於魚石欒盈之復入義例皆有不合故胡康侯於鄭忽復歸之下特發一例曰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

是不以復爲絶實之辭而聖人可以抑揚其間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也殊不知朔之出奔衛人實未立君所謂公子黔牟者必洩職以之權攝國事而實制於二卿者也春秋時若此類者蓋多有之如鄭祭仲之於忽曹大臣之於羈劉子單子之於王子猛皆未立以爲君者也不過挾之以令人耳夫衛君既未立則朔位固尚存也豈得同於巳絶而復者之例哉此其所以不稱復也然則何以稱入乎洩職拒之於内則其入難矣五國同伐取俘免還實不成乎納朔也朔特藉其餘威得以入國而於洩職必亦

許授事權降心無忤觀稱名以入則其得國豈能以君禮自處者哉左氏謂其殺公子洩職則春秋豈得不書今既不書則無其事可知矣○朔事詳見桓十六年奔齊下當互考稱名例見桓十五年鄭突奔蔡下

秋公至自伐衛

至例詳見桓二年公至自唐下

頭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者虜其軍實也凡軍獲囚俘曰捷竊玉曰俘伐衛

之謀本齊納朔四國皆徵者往而魯公獨親主之因齊命也及其所得則皆併入于齊而齊實主分此衛俘所以自齊來歸也○胡康侯曰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則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

七年甲午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詳見隱九年會防下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　夜中星隕如雨

孫明復曰恒星星之常見者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者也隕墜也如雨言隕墜者衆也劉原父曰何以書

紀異也張洽氏曰蓋王運將終而伯統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蕩殆盡矣

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秋其首月建午麥宜登矣而至於無必大水之前多雨未獲或小麥後麰而熟苟其月節氣稍遲則麥亦宜有未刈者耳苗穀之始生者對麥而言必指黍稷稻粱也范甯氏曰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劉原父曰曷爲先言麥而後言苗麥苗同時麥成而先敗也何以書記災也張洽氏曰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故麥與苗俱無民食乏絕有國之大事故書杜諤氏

曰莊公不德屢致災異此年大水麥苗見害聖人錄之以示憂民之教俾後世人君以重民命爲心也○按黃震氏曰周無改夏爲秋之事春秋之秋即今日之秋麥種於秋始種爲苗麥苗即麥之苗也是以麥苗爲一物矣然今日之秋終於九月九月始築場圃至十月納禾稼而後可種麰麥亦未宜即有苗也舊說爲是若果以午月爲麥已先刈則麥字直當爲禾字之誤耳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元凱曰穀齊地濟北穀城縣按穀城在今東平州

東阿縣南二十二里○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夫人與齊侯之行可知矣

八年乙未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元凱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孔穎達氏曰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陳蔡於魯境絕路遥春秋以來未嘗搆怨何因輙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寇拒敵之稱若是畏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俟故知期共伐郕耳何休服虔亦言欲共伐郕○師者用大衆之稱也

大出師徒次以俟人本期伐郕不過爲報怨計耳夫

豈義之所急乎○或曰郎在宋北界魯莊恃其善射

方構宋讎故俟陳蔡欲以攻之也而十年侵宋之端

肇於此矣於義亦通

甲午治兵

治兵義詳見桓六年大閱下○胡康侯曰此治兵于

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

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

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　郕降于齊師

郕以小國介在魯衛之間而爲衛所脅服者也莊公五年魯會齊宋陳蔡伐衛而衛侯藉之入國魯力猶能制之於是謂郕可爭而欲加兵以脅其從齊宋大國也恐其上已故止期陳蔡而二國之人不至不得已而約齊師以圍之莊公素聽齊襄之命者也魯師豈敢與齊爭功哉書郕降于齊師見圍郕本魯志而不能服也

秋師還

郕在濮州雷澤東南距魯僅三百里間耳解圍在夏計日可歸逡巡一秋乃始克返見勞師日久部署不

收也故師未有言還者而此特書師還以病之○胡康侯云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此蓋謂經諱公而言師耳殊不知聖人所書皆據事實若果莊公親行則前書公次公及而後書師還以見黷武如諸侯戰敗書爵於前書師於後之例義亦無害何必迂避其辭乎○還者旋返之恒辭劉原父以爲善辭也是亦過信左傳所載莊公罪已之言而强爲之説失經意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不稱公子與隱四年衛州吁同齊僖公之母弟年生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嫡則其權寵已盛必有覬覦之心者也及襄公絀之遂至爲亂此齊無知所以能弑其君也胡康侯曰古者親親尊賢並行而不相悖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爲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簒弑之禍矣○按襄公淫縱之君也觀其連年會享文姜恣情無節已非正身馭下之道況國語謂其田狩畢弋不親國政安得不致姦邪之窺伺乎有國家者可以戒矣○齊襄公諸兒見弑弟小白與糾爭而得嗣位是爲桓公小白與糾

皆僖公之庶子而小白爲長按管子書稱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史記稱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元凱稱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則皆僖公子也程子乃謂糾與小白皆襄公子義不可通矣葢襄公於莊元年始娶王姬其時必尚少也距此纔九年安得遽有二子能爭國如糾與小白者乎但諸家皆謂子糾爲兄小白爲弟則誤矣詳見明年齊人殺子糾下

九年丙申

春齊人殺無知

稱人以殺者衆亂而殺之也無知暴虐國人怨之非特雍廩一人而已故以國人共殺爲辭未必盡由討賊之義也殺雖因亂亦見天理之在人心者猶未泯焉無知已立爲君既踰年矣殺而不稱君者不成君之辭也未得乎人而人亦莫之君此則明其爲當討之賊耳義與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同〇孫明復曰此不地者齊人即國內殺之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杜元凱曰蔇魯地瑯琊繒縣北有蔇亭非也今按繒與鄫同在今嶧縣東八十里蔇在其北則距魯已三

百里不惟去齊爲遠而亦非魯適齊之道齊大夫何爲而至此盟乎孫明復曰蔇齊地其說是已蓋糾者齊小白之弟而皆齊僖公之庶子也襄公亂作而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故莊公親至齊地與其大夫盟而謀納糾焉齊大夫不名盟者非一人也齊大夫承無知之後正宜謀立賢君以靖國難而徇魯所請棄正戴邪卒至兵爭不息害及人民豈謀國之道哉○胡康侯謂莊公有父之讎而不知怨欲以重德報之此論亦迂濶夫魯所當讎者襄公也糾以襄公庶弟出奔于魯豈宜與之

爲讎邪故公爲糾謀但當論其輔不正不當論其忘讎也

夏公伐齊納糾

糾以庶孽而魯納之非正也凡納君及大夫已得納者則但書納某于某而已未得納者則書弗克納糾亦未得納也何以不書盡其事未終直至殺糾耳糾不稱公子非爲卿也非爲卿則論語何以謂之公子糾邪蓋國人通尊之稱也春秋以其常食禄預大夫之列而別於卿也則曰糾而已矣其不繫國例見文十四年納捷菑下

齊小白入于齊

莊公既與齊大夫盟蔇則納糾者齊大夫之所共欲矣但舉國之人則皆欲立小白而人心之公卒莫能勝也故魯雖納糾而小白得入焉特以魯方加兵而諸大夫未附故其入爲難耳書入所以罪齊大夫也左傳稱齊桓有國高爲内主是以有國則國高必齊之賢臣而不欲輔糾者歟杜元凱以國氏高氏爲齊上卿則據其後日柄用而言當盟蔇時必不在齊大夫之列也○小白書名與糾同例見昭八年陳侯弟招殺世子偃師下○小白之入與鄭突曹赤之歸俱

自外至然突亦皆不繫國而小白獨繫齊者蓋突言歸鄭赤言歸曹其義已明蒙上文宋執鄭戎侵曹則又見突因於宋赤因於戎也小白苟不繫齊則若因於魯之伐齊而文晦矣然或闕文亦未可知此類何須別立義邪餘互見桓十一年突歸于鄭下趙汸氏曰小白繫齊錄外之辭也春秋外辭必繫國不繫國者一事而蒙上文也若公伐齊納子糾一事也齊小白入于齊又一事也二事則不得以後事蒙前事故更端而繫之齊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趙汸氏曰桓公入立而讎襄公魯方伐齊納糾猶不忘會其葬古人重喪紀如此○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杜元凱曰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又水經注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北至髙苑下有死時中無水今按博昌即博興與髙苑縣相距三十里皆屬青州府而時水出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岐流至髙苑則為乾時也其地直出齊北魯兵至此蓋出濟水之下流矣○莊公伐齊納

糾師尚未還以有齊大夫内應必待一戰以遂所圖杜元凱曰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是已不言公者趙汸氏以爲一事再見蒙上文者非也說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下然則乾時之戰不嫌於微者歟下書我師敗績則知其非微者矣公實與戰而不書者諱之也如此則有所作意豈得爲性命之文乎蓋當戰敗之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當時魯以爲耻國中已諱言公不與戰矣春秋亦不過據其自諱之實耳莊公輔邪奪正志在必爭乾時之戰書及在魯以見齊人本不欲戰而魯決求一逞

也喪師辱國果誰咎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殺糾不言地殺之於魯也左氏以爲殺于生竇豈必然乎按論語云桓公殺公子糾則殺糾者桓公也其稱齊人何蓋糾志欲篡兄倚魯爲亂國人之所欲殺也故桓公乘魯敗歸即使鮑叔牙率國人取糾於魯承風旨而遂殺之書齊人所以重糾之罪也不待歸報桓公而殺使若國人自殺者然此則桓公之飾詐而亦不能掩矣糾不稱弟絶之於族屬以罪討也其稱子衍文也古者刑死則無服安得復以子稱乎夫

糾危社稷誠有罪矣桓公苟有仁人親愛之心豈無可處乎必不得已如周公之誅管蔡其用心必有所在也今以計功計利之見而欲自附於誅惡之名則於道義能無歉乎哉故孟子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子糾之難召忽死之而春秋不書者蓋糾弟也桓公兄也召忽輔糾所事已不正矣況桓公已立尚可復爭乎忽自納糾不利可以擇所從矣而倘曾稱兵乾時決戰豈非欲危社稷之計乎此糾之所以得罪於齊而見殺也忽於此時宜知悔過如管仲之自免以圖後功斯可耳乃

猶不知其非義而屑屑以死難爲忠孔子比之匹夫匹婦自經溝瀆而不知也可以爲萬世之公案矣說者多以子糾爲兄桓公爲弟則召忽之死當爲大忠孔子乃目爲自經而反有取於管仲之不死則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乎公穀因傳此說而於桓公之入一則曰纂辭一則曰不讓公子糾荀卿之學出於公穀亦曰桓公殺兄以爭國蓋皆不以桓公爲兄矣獨薄昭諫淮南厲王有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故程子取此以證子糾之爲弟然後有合於聖人不許召忽之意衆言淆亂折諸聖不然則書盡信書豈若無書

哉

冬浚洙

洙水名杜元凱曰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爲齊備水經註曰洙水出盖縣西北臨樂山西逕新泰縣西南流于卞城至魯東北流逕孔里此謂洙泗之間也又曰北爲洙瀆南則泗水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自城北南逕魯城西南流而東南入淮今按蓋與新泰魯之北鄙近齊者也張洽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

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
困民於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之意不如是
之陋也

十年丁酉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長勺杜元凱以爲魯地而齊師至焉不知其何爲故
不言侵伐左氏以爲齊師伐我則必求其說以實之
而近於鑿矣魯閑其至即設伏以敗之未嘗戰也故
以敗齊爲文所謂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也黃震氏
曰齊兵先涉吾地魯潛知逆而敗之耳此說得之夫

乾時之戰雖曾加兵然既敗還齊又取子糾殺之亦可以已矣何爲復以兵臨其地哉魯人不能諭以解命使知不縮引去而以詐謀取勝亦豈解怨息爭之道乎據實以書罪自見矣張洽氏曰書敗而不書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車戰之法定日刻期兩陳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詐戰而出其不意或舉衆而覆之則不仁之甚者也莊公以詐謀而僥倖一勝者春秋深譏之○竊意應敵之兵與問罪之師不同問罪可以從容諭服故先爲不可勝以待之若敵兵壓境則禦門庭之寇也

必不得已則隨機制勝而已乃欲專恃車戰豈不迂乎云惡詐戰者謂其不能諭却非所以息爭耳車戰法詳見昭元年晉荀吳敗狄大鹵下門庭之寇詐戰無譏說見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下

二月公侵宋

侵始此按詩稱依其在京侵自阮疆文王之事也書稱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武王之事也是聖王未嘗不用侵也但恐敵兵相抗未免老師費財則啣枚卧鼓出其不意亦兵法之所不得已耳豈欲擾民哉若春秋之侵則多在殺掠矣隱桓之世未嘗有侵非不尚

侵也度其力能勝人則出正兵以聲其罪而已莊公獨當強宋懼爲所乘故掩其不備取快私讎異於先王之侵矣趙伯循曰凡書侵伐不書戰敗殺掠而還也其知強暴之情狀者歟○宋閔公以莊二年嗣立未嘗與魯通惟五年伐衛始以人從蓋助齊納朔耳於魯無所親厚焉是時齊與魯讎必陰結於宋故公乘長勺之勝而侵之蓋驕憤之兵耳張洽氏曰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郎之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

杜元凱曰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其說本左傳莊十年圍郚弗克駟赤先如宿之言以宿近郚正是無鹽而後漢志亦云無鹽本宿國按一統志無鹽城在東平州東三十里當魯衛之間且北近齊境而南則去宋甚遠不惟宋得其地不易於守而遷遠民以就近疆亦安保其不為肘腋之患哉一說宿故國在今宿州而所遷之地則在今宿遷耳蓋二月公之侵宋自沂取道於宿以出其不意宋人以宿為通於魯也故遷之高閑氏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為貳於魯而遷之是也○按穀梁傳曰其不地

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汪克寬氏曰遷而不滅則曰某國遷于某遷而遂滅則曰某人遷某國蓋自所欲遷則雖改地而猶爲列國爲人所遷則國不知其所終矣此所以有言地不言地之別也故遷國不言其地從而臣之自是而滅焉之辭也古之遷國者皆不得已而爲之或困於鄰患則遷之安地或墊於水災則遷之平地或狹隘而人不能容則遷之隙地皆圖全之道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然去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藋道途之苦營築之勞猶恐民不率從致興嗟怨必屬其父老告之話

言乃始啓行不敢輕動也春秋時爲人所遷者迫於強暴非其所欲固仁人之所深憫也自所欲遷者亦不過爲一時利害之計但求自便其私斯已矣而未有慮久遠謀安全以話民之弗率者此所以一遷而鮮有能興復也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公敗宋師于乘丘

杜元凱曰乘丘魯地漢志濟陰郡有乘氏註引博物記以爲即古乘丘而應劭亦謂敗宋師之地也一統志云城在曹縣界内者是也師古誤以泰山郡之乘丘當之而鄭漁仲因謂蛇丘後爲乘丘唐省入鉅野

爲濟州治則本泰山郡之乗丘爲言而又誤合乘丘爲一也殊不知郎是魯地鄭漁仲云郎在單州魚臺縣蓋齊宋至此魯伺其分兵將歸誘而敗之則乗丘宜在今曹縣近單父之地也○胡康侯曰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許翰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於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監此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州名即楚始封以爲國者也至成王頵改號稱楚詳見僖元年楚人伐鄭下楚芊姓顓頊之後也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爵居丹陽宋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者是也十六傳而至熊通始自立爲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杜元凱曰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也按一統志南郡今爲荆州府而紀南城在府城北一十里即楚徙都之郢也莊公五年熊通卒子熊貲嗣是爲文王而國勢漸強憑陵中國自此始

矣○杜元凱曰莘蔡地汪克寬氏曰莘在今河南府路裕州莘縣按裕州今屬南陽府而莘縣當在州之東南今則廢矣○荊以號舉例見隱二年會戎於潛下○張洽氏曰名獻舞而書以歸責其不死位生降夷狄也胡康侯曰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耻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

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賊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冨貴無危溢之行也書名例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下○楚兵至蔡詐誘蔡師而敗之所敗者蔡師也蔡侯不預焉特因敗而出降耳出降而以之歸國與戰陳中擒獲者不同故不書獲凡經書獲者皆擒於陳中者也不過據其實事而已公羊傳謂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趙汸氏釋之遂謂國君生得曰獲春秋謹華夷之辨故畧其恒辭變獲言以歸不使與諸侯戰與獲同文則似聖人有所作意而失其事情矣○按史記楚文王

虜蔡哀侯以歸留九年死於楚蓋楚欲服蔡故留哀侯理所必有也凡諸侯見以去而不返本無歸國之事者則不書歸國觀蔡哀侯之卒不見於經其去而不返可知矣不書歸國例見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下

冬十月齊師滅譚　譚子奔莒

譚子爵國今濟南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有譚城即杜元凱所謂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者也其地處齊西界約三百里乃齊所欲兼併之國也桓公得國而用大衆以滅之使其宗廟不得血食其不仁甚矣左氏稱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則小白奔莒在齊

東南譚非所由之道謂譚不禮焉者非事實矣蓋齊之滅譚不過爲無國廣地計耳齊履謙氏曰春秋志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滅滅者亡國之重辭也○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不書名託於諸侯猶未至卑屈也以見其君存焉於義未絕訴於天子則理可伸而國可復惜乎上無明王小國困於強暴無所控訴耳○齊桓得國甫及一年即有長勺及郎之師不過報怨復讎而已今又大出師徒併吞鄰國欲濟其貪民勞弗恤皆非遠圖也究此所爲將去僖襄不遠矣蓋其時管仲

雖舉尚未得君故桓公始謀強暴如此王䘵氏以此為管仲攻瑕之計不爲知管仲矣然則管仲相齊不在齊後見桓之日而尚在脫縛三年之後也歟

十有一年戊戌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左氏傳曰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杜元凱曰鄑魯地汪克寬氏曰傳言侵我經不書侵與長勺義同

秋宋大水

胡康侯曰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杜元凱曰公使弔之故書

冬王姬歸于齊

此王姬必亦桓王之季女歟桓王之崩在桓十五年距此十五年耳或當尚有此女也黃震氏以爲二王姬皆莊王女其一既歸齊襄其一　又歸齊桓姊妹爲婦姑非順也今按齊桓與襄公本兄弟耒爲非順而詩謂王姬嫁齊侯者爲平王之孫則亦當是桓王女

耳況莊王不見於經不知其世史記以爲桓王子則莊王已爲平王孫矣豈可以二女併父莊王耶○公羊傳曰何以書過我也○胡康侯曰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

十有二年㭔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即隱七年歸于紀者伯姬既卒叔姬實攝內事從紀侯去國至此紀侯卒而始歸酅宗廟在焉義當歸也書歸于酅見紀季之以酅入齊爲請後五廟矣紀侯不書卒見紀亡而魯不弔也○胡康侯曰叔姬歸于酅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悉書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爲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

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爲之感動其
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　及其大夫仇牧

·萬即南宮萬其書名已爲大夫也本宋有力之士乗丘之役爲魯所獲其時未爲大夫故經不書耳捷閔公名弒於國中故不言地左氏謂弒于蒙澤非也凡國君死於境内非國中未有不地者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宋公佐卒于曲棘是已今閔公之弒不地安得以爲蒙澤邪閔公弒而弟御說嗣是爲桓公

○公羊傳曰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公曰此虜也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按左傳萬有南宮牛猛獲為助而立子游則萬已有黨勢必見疑矣其弒閔公豈因一時博戲之言哉公羊之說要亦止得其槩耳

○督亦死難而不書者死非其本心也詳見桓二年及大夫孔父下○吳澂氏曰萬有力無德戰敗免罪已幸矣又以之為大夫宋閔用人如此其遭弒自取

之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按左氏傳宋萬弑閔公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而殺萬不書先儒以爲蔽罪於陳也夫陳人納奔黨惡受賂失刑誠有罪矣然宋人必求討賊之義豈可少乎若萬殺於陳則書曰宋賂陳人殺萬可也不然而至宋始殺則書曰宋人殺萬可也今一無所見得非傳文亦有失實歟意者宋萬恃力縱淫多招怨怒而陳之婦人乘醉殺之裹以犀革因求宋賂耳凡亂賊非

正名討罪者恒不書殺義與慶父崔杼同說見僖元

年公子友獲莒挐及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下其

書宋萬奔陳者幸宋之臣子猶知賢桓公而立之以

逐萬也萬八月行弒而十月始奔見其力強而不易

制也雖不易制而終不相容豈可遂謂宋無人哉○

宋閔公不書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

十有三年庚子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是時楚人虜蔡侯宋萬弒閔公而中國諸侯漫無統

紀此有志世道者之所宜憂也管仲相齊時方秉政

故教齊桓糾合諸侯以圖霸此北杏之會所以講歟
古者四方諸侯各有一長謂之方伯官不必備而惟
其人則或以一人或以二人兼統之故唐虞之四岳
殷周之二伯皆是職也方伯之下則有連帥此即唐
虞時十二州牧也在王制則名連帥耳如春秋時以
小國會盟征伐之賦屬於大國准附庸附於諸侯之
例而總以霸者統之此非衰世之所創故霸者之興
本依方伯之制而爲之者也然古聖王之立方伯必
天子以侯伯之有功德者而加命焉豈諸侯所得自
自爲哉而桓公之爲此會則王未有命而自有所經

管吳至十六年漸就所圖而八國同盟于幽共推爲
覇其謀實自北杏始也○約會必先近國而魯衛及
曹皆不至焉惟宋陳蔡邾預會而又皆以微者來蓋
於此時桓公威信尚未孚耳然救災䘏患討罪攘夷
桓公之志也當時天下諸侯皆無王矣強凌弱衆暴
寡至於臣子弒君夷狄僭號則無王之甚者也桓公
獨以尊周爲名首創大義欲使王法復明於天下人
雖未信而桓公固已有定謀矣孔子謂管仲相桓公
覇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此非其權輿邪
胡康侯曰上無天王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

而免民於左袵則與之可也餘見十四年春伐宋下

○杜元凱曰北杏齊地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子爵國後漢志濟北國蛇丘有遂鄉水經註云遂在蛇丘西北西逕下讙城則其地在魯讙田東北也蛇丘今在兖州府寧陽縣西界則遂當在濟南府肥城縣南界矣詳見成三年取汶陽田下○遂北近齊而南界於魯其西南則亦去衛與曹之境不遠者也是時齊桓創伯北杏而魯衛與曹不從故滅遂以威之亦必遂衰不振因以取亂侮亡爲名耳不然則齊

仲得政之初非有義舉何以動中國哉然毀人宗廟社稷而兼國廣地其心則誠不仁也黄震氏曰齊滅遂而戍之蓋借以恐動諸侯然滅之何甚也此其所以爲霸歟○滅國而不書君奔不書以歸者或其國無君或其君自匿不知所終也公羊子以爲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而胡康侯因謂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者信如是則誠賢君矣然國君之歿於例應書況又死節而可泯其名乎以孔父仇牧荀息之死君難猶特書之豈有死社稷之君反不録焉何以示勸哉故楚滅蔡而執世子有用之特書于策

焉凡國滅之君或奔或以歸皆未有不書者惟楚師滅陳以陳無君而但書滅其餘則皆不知所終者耳

○齊稱人將卑師少也自此至閔二年遷陽凡齊兵未有不稱人者雖以不欲勞民之故亦見其兵精而不貴於多也胡康侯曰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當作阿即今東平州東阿縣在魯北境齊邑也封

元凱曰柯齊之阿邑是巳〇公羊傳曰莊公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歟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巳盟曹子摽劒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今按柯之盟齊致魯也齊合諸侯於北杏而魯人不至桓公脩霸非得魯不足以為重而魯不易屈故滅遂以威之魯於是始有見伐之虞矣然齊謂魯周公之後宜以禮先故屈己下

人俯要講信雖曹劌抗言亦不加怒蓋新集人心量宜寬大也公羊之說所以李廉氏斷其不可謂無歟但以理論之盟非曹劌所要而汶陽之田事不經見難以盡信耳趙鵬飛氏曰經不書歸田况汶陽之田至鞍之戰而後能取此無足據者蓋蘇氏亦嘗謂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說也然公伐齊納糾正齊所讎魯又敗齊于長勺郎之次齊又不得志而還齊宜怨魯者今釋前憾而爲是盟宜諸侯之心服謂齊信於諸侯自柯之盟始也○桓盟多不書日者不限以日也從容款待諭使自孚不急於期會可知矣

春秋私考卷之七　終